

论魁北克华人的“草根”写作 — 以『太阳雪』、『“普丁”的爱情』为研究对象

毕文秀*

【目录】

1. 魁北克华人的“草根”写作
2. 互为想象的他者
3. 落地生根的在地意识
4. 由融入到投入所居国生活
5. 魁北克华人“草根”写作的意义

【摘要】

“草根文学”不同于“精英文学”及“大众文学”。精英文学及大众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知识精英或者专业作家，而“草根文学”主要指的是业余作家出于爱好而创作出来的作品。“草根”写作强调的是除了写作这一概念中的文章、文学创作这一层涵义以外，还强调以记述的方式反映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实现交流沟通的过程。本文研究的作品集是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在魁北克出版发行的小说集，可以发现作品的预设读者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作品中有互为他者的想象，有着强烈的在地意识，由被同化的融入到积极投入到当地生活中去。这种在地意识不是为了得到主流社会对自己的认同，而是发自内心的对加拿大这个国家的热爱。

【关键词】草根文学；草根写作；在地意识；他者想象；融入主流。

* 부산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강사 (wenxiu79@hanmail.net)。

1. 魁北克华人的“草根”写作

“草根”这一概念，是一个外来语，英文单词是“grass roots”，“它的来源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淘金热时，人们发现加利福尼亚一些山脉土壤表层有草根生长的地方，地下往往蕴藏着黄金，这个消息在大众当中不胫而走，后来美国社会就以‘grass roots’来指称基层（底层）大众。第二种说法是美国人以‘grass roots’来代指农林业，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性地就把‘grass roots’称呼为‘农民’，也即基层群众。1935年美国共和党召开Grass Roots Conference（基层群众会议），以凝聚更广泛的共识，慢慢地，‘grass roots’一词便流行开来了。”¹⁾后来，“‘草根’一词逐渐被引入社会学领域，并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这一内涵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²⁾

那么“草根文学”指的是什么呢？中国大陆研究者熊金星认为“在文学界，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对草根文学的涵义已基本明晰，就是基层民众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和痴迷，他们用并不专业的写作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情感、描绘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自身的文学创作之中。在这种文学发展背景下，渐渐形成了大众文学、平民文学，即草根文学体系。在草根文学体系创作中，创作者大都为业余的文字爱好者，他们存在在各行各业，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原生态文字，与经典文学相比能够更好地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能够让读者真切地感觉到生活原有的面目。”³⁾笔者同意熊金星的观点，认为“草根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一些业余写作爱好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是出于一种热情而开始写作。但笔者并不认同“大众文学、平民文学”属于“草根文学体系”这一观点。

中国学者林秀琴曾就“大众化”这一问题，做过专门探讨。她说，“中国大陆在20世纪20年代曾提出过‘文艺大众化’。而当时的‘大众文艺’，或‘文艺大众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和革命色彩，文艺大众化的目的，是以文艺作为武器，组织大众、鼓励大众进行革命。在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间曾有两次主要讨论；一九三四年又有了一次集中于‘大众语’的讨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期，又有过关于旧形式、民族形式的论争。历次论争其实都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什么是大众文艺；二、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后者又可衍生出另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如何做到‘大众化’。”⁴⁾而以大众作为接受对象的

1) 廖令鹏，「“草根文学评论”的类型和走向」，《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8期，p. 31。

2) 陈涵平，《北美新华文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p. 185。

3) 熊金星，「多维视角下草根文学低俗化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9卷第9期，2018.09，p. 65。

4) 具体参考林秀琴，「大众化」，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pp. 23-27。

文艺，其创作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为了响应创作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有了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大众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这一向度，正如林秀琴所言，“文艺大众化的最高理想是‘大众自己的创作’。然而文艺大众化并未实现它的理想，即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工农兵作家群来。无所节制的通俗，竭尽全力地迎合大众实际，无形中也在伤害着艺术独立的美感和价值，工农兵话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语言的贫乏苍白。”⁵⁾

“草根文学”同“大众文学”并非同一概念。中国大陆曾提倡的“大众文学”更多程度上还是知识分子如何创作出受大众喜欢的作品，其创作主体是知识分子，而“草根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文学业余爱好者。那么草根文学同传统的“平民文学”有差异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识字的中国人占极少数，一般老百姓极少有可能进行文学创作，“平民文学一般是指精英作家依据社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其本质还是一种经营性质的文学。”⁶⁾“平民文学”的创作主体并非平民，依然是知识精英。

综上所述，“草根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文学爱好者而非全职作家，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是出于一种热情以及对文学的爱好而进行，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就北美华人华文文学这一领域而言，美籍华人作家兼评论家宗鹰被认为是最早提出以“草根文群”来指称美华文学中的一个创作群体或创作阶层，以区别于“台湾文群”“留学生文群”。⁷⁾宗鹰在撰文⁸⁾介绍美华文坛的“草根文群”时，说“在当前美华文坛上，正在崛起一个以老侨作者和大陆新侨作者构成的‘草根文群’。我妄自冠以‘草根’之名，未必得当。但是，这个文群的作家，长期或较长期地生活奋争在美国社会底层，他们的创作‘以劳养文’，他们的作品又较深入地反映了美国华人‘草根’层人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⁹⁾宗鹰没有确切讲自己使用“草根”之内涵，学者陈涵平认为宗鹰提出的“草根文群”“这一文群就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是底层人描写底层事，并展示底层生活的酸甜苦辣。”¹⁰⁾中国大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或者为了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放弃自己的工作，选择出国，其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甚至大学教授也肯放弃在国内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而移民到美国。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为了维持生活，可能就在华人开的餐馆打工，从事体力劳动，因此宗鹰讲的“草

5) 林秀琴，「大众化」，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pp. 26-27。

6) 熊金星，「多维视角下草根文学低俗化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9卷第9期，2018. 09，p. 66。

7) 陈涵平，「简论美华文学中的“草根文群”」，『北美新华文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p. 185。

8) 关于宗鹰这篇文章笔者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没有找到原文，据黄万华介绍是载『美华文学』（旧金山）第24期，题目是「崛起在多元美国华文文坛的“草根”文群」。而陈涵平介绍是该文撰写于1997年，以「从美国华文文坛看“草根文群”的崛起」为题，收录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的『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

9) 转引自陈涵平，「简论美华文学中的“草根文群”」，『北美新华文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p. 184。

10) 陈涵平，「简论美华文学中的“草根文群”」，『北美新华文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p. 185。

根”并不一定就是指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其在美国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而言。而如果将草根文学的创作主体界定为业余文学爱好写作者，那么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文学可以称之为“草根文学”。在这里，笔者想用“草根”写作这一概念指称他们的创作。因为“写作”这一概念的含义要更广一些，除了文章、文学这一层涵义以外，还可指以文字的方式来记述并表达自身的所思所感，在这一过程中传递信息、实现情感交流。

目前就北美华人华文文学而言，对美国的“草根”写作，有一定的研究，比如黄万华，陈涵平，刘小新等都有相关研究。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也有这样一群业余文学爱好者从事写作。现任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会长郑南川先生说“这群来到新大陆打拼的写作者们，几乎百分之百都是‘业余写手’，他们要么是留学生，要么是打工仔，他们在出国前没有什么文学‘背景’，在出国后又要全力为生存拼搏，他们最初都不是奔着文学而来的。然而新生活的巨大冲击和强烈感受，为他们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创作激情。”¹¹⁾而对魁北克华人“草根写作”的研究，目前研究成果比较少，有对个别个体作家的研究，如赵庆庆的「论郑南川在魁北克的草根写作」，从整体上来把握魁北克华人“草根写作”特征的研究论文很少，本论文想以此作为研究目的，而弥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与其他华人作家群不同的是，现任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会长的郑南川致力于在所居国出版华人作品，以倡导华人文学的在地化。他说，“长期以来，其他区域的华文作家出版作品，绝大部分有赖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等地，基本面向母国的读者群。魁北克华文文学则不同，它立足本土，面向当地，努力开掘和培育本地的读者群。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协会经过多年的努力，获得了加拿大和魁北克国家图书馆文学著作发行权，成为加拿大首个出版发行华文文学著作的文学团体。”¹²⁾到目前为止，由郑南川主编的在蒙特利尔出版的作品集有诗歌集、散文集及小说集。¹³⁾小说集主要有两部，即『太阳雪』(2014)和『“普丁”的爱情』(2017)。本论文选择『太阳雪』(2014)和『“普丁”的爱情』(2017)这两部小说集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它们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发行的，另外想通过对这两本小说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一下魁北克华人“草根写作”的特征。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这种“草根”写作，具体有什么特征呢？以下将以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出版的两本小说集『太阳雪』(2014)和『“普丁”的爱情』(2017)中收录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魁北克华人的“草根”写作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及其写作意义。

11) [加拿大] 郑南川、陈涵平，「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散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02，p. 87。

12) [加拿大] 郑南川、陈涵平，「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散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02，p. 88。

13) 本人在写此论文时，曾对郑南川先生进行过采访，他说在蒙特利尔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岁月在漂泊』(2012)、『一根线的早晨』(英中文双语版，诗歌集2014)、『皮娜的小木屋』(散文集，2014)、『太阳雪』(短篇小说集，2014)、『哦，魁北克』(魁北克华文诗歌选，2017)、『“普丁”的爱情』(短篇小说集，2017)。所有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的书籍，均被加拿大魁北克国家图书馆档案管指定永久收藏。

2. 互为想象的他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北美地区经济的发达，从而成为众多中国大陆移民的首选地区。就北美华人华文文学而言，大部分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出版，也就是说，华人华文文学的写作者其预设读者多为大陆读者，乃至台港读者，因此他们的写作中不乏满足华语读者对北美生活的单一想象。再者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台湾及香港人，他们移民北美之后，或因为语言原因，或因为宗亲缘故，他们大多生活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很少同当地主流社会成员有更深层次的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因此华人华文文学讲述的大多是华人们在当地的生活，而不是华人同当地主流社会成员杂居或者混居的生活。可是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成员的写作却呈现出华人同当地主流社会成员日常交往的点点滴滴。交往过程中，不乏有对异族的想象。这种想象是相互的，有华人对异族人及异族文化的想象，也有异族对华人及中国文化的想象，这种互为他者的想象在小说中交相辉映。比如「太阳雪」讲述的是菁菁和法裔Marc的交往。他们两个在越南面店偶然坐在一起吃饭而相识。一出场是这样描写的“她旁边和斜对面是一对亚裔小情侣，正对面的老外三十多岁，低着眼帘，在喝茶。她坐下，对面的他眼睛都未抬一下。她翻阅刚拿到的报纸，他斜视窄窄的走道，目光冷如零下8度。”¹⁴⁾提到华人的移民故事，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种族歧视。从Marc起初的态度来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着种族歧视的故事。然而，他们吃完饭之后，Marc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开始看着她了，眼温也升到零度，像个移民官，问她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加拿大，为什么落脚蒙特利尔。”¹⁵⁾言辞中对菁菁充满了好奇，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可是Marc却替菁菁付了餐费和小费，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菁菁的朋友了，依据是他觉得按照中国文化见面就是朋友。在这一过程中，Marc完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想象。

「太平洋上空的叹息」中讲述的是华人鲜鲜与希腊人Gerry的故事。在Gerry的眼里，鲜鲜是一个太独特的女人，是他过往生活里从没遇见过的一种。而鲜鲜的言行，满足了他对华人及中国文化的想象。“他享受听她讲中国话的声音，那是从他魂牵梦萦的遥远文明古国传出来的话语。他也喜欢吃她做的淡淡的江南小菜，他总感觉那里面有一点神秘的东方元素，使得简单的菜肴能够变幻成想象不出的味道和样式。看着她不疾不徐，优雅淡定地给他冲泡着功夫茶，他都不敢置信自己到底是身在何方了：自己仿佛成为了一个尊贵的皇帝，被心爱的女人敬奉着，爱戴着。”¹⁶⁾从Gerry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好感。当Gerry非常感谢鲜鲜给他做饭泡茶时，鲜鲜却“只把他的感谢当作老

14) 陈丽霞，「太阳雪」，『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17。

15) 陈丽霞，「太阳雪」，『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18。

16) 枫子，「太平洋上空的叹息」，『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41。

外花言巧语的一部分，听听就行了，不能当真。”¹⁷⁾鲜鲜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自己对异族西人的想象。

这种互为他者的异族想象中又包含着文化差异与冲突，从而引出了中西价值观差异，主要体现在爱情观上。「太阳雪」中Marc认为决定两个人交往的要素是感觉。可是菁菁觉得“俩人呆久了没感觉不是很正常吗？都说是爱情变成亲情了呀。”¹⁸⁾在「太平洋上空的叹息」中鲜鲜为了拿到身份，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在加拿大生活，希腊人Gerry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照顾鲜鲜，也追求过她。在Gerry看来，既然鲜鲜和先生分开了，他就不认为鲜鲜是已婚女子，所以任何人都有权利去追求她，当然，鲜鲜也有权利去接受！可是鲜鲜拒绝Gerry的爱，并且认为老外哪懂东方人内敛的感情，觉得自己和丈夫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鲜鲜认为自己对婚姻的守护是一种美德。可是“在Gerry眼里，鲜鲜对婚姻的忠诚守护已经不再是什么美德，而是一种可怜的愚行：把经年的‘守身如玉’，没有性爱当作伟大的壮举；把胜利克服身体的欲望当作荣耀，实在是愚蠢，实在是可怜啊。”¹⁹⁾

魁北克是一个以法裔居民为主的地区，深受法国文化影响。“魁北克婚姻制度沿袭法国社会，同居而不结婚的比例很高，将近一半的家庭没有婚姻而是同居。魁北克法裔对婚姻采取自由的开放态度，这在其他族裔中很少见。”²⁰⁾也许在Marc及Gerry等西人看来，爱情是纯粹的，喜欢对方爱对方就在一起，没感觉了就分开。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涉及到道德问题。一个有家庭的人有外遇出轨这是严重的道德问题，这种行为是令人不齿的。华人移民虽然生活在移居国，可是他们却又不得不受自己母体文化的影响。学者李明欢曾提出“两个世界”理论，认为“对于第一代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移入地和原籍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每日需要面对、但始终感觉是一个陌生的‘他者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存在空间距离、但在他们想象中却总是充满亲情温馨、近在咫尺的属于‘我的’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是为了实现个人和家庭的上向流动而迁移到了一个‘他者’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所承受的一切，都需要源自‘我的’世界的激励，无论这种激励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而且，他们在‘他者’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也都需要或期待能够在‘我的’世界中得到认可乃至褒扬。唯有如此，他们才会感受到自身实现了社会上向流动的成就感。”²¹⁾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来讲，对婚姻与家庭的忠诚，是道德价值观的外在表现。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对爱情也如此。当这两种价值观产生冲突时，大多数中国女人选择了坚守道德，以便在“我的”世界中得到认可乃至褒

17) 枫子，「太平洋上空的叹息」，『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42。

18) 陈丽霞，「太阳雪」，『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26。

19) 枫子，「太平洋上空的叹息」，『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50。

20) 赵庆庆，「『写作是一种飞行——魁北克作家陆蔚青访谈』，『名作欣赏』，2020年第8期，p. 88。

21) 李明欢，「译后记」，[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p. 447。

扬。「太平洋上空的叹息」中尽管鲜鲜承认自己爱上了Gerry，可是她依然选择了忠于婚姻，以保持家庭的完整，并且拒绝了Gerry的爱。“我还是要牺牲自己的下半生来成全一个完整的家庭，就算不为老公，也是为了女儿吧。”²²⁾为了女儿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可这个家却是一个缺失了爱的家，即便如此，鲜鲜还是从这个“我的世界”里面寻求安慰。

不仅中国女人重视婚姻，中国男人同样重视婚姻，这同魁北克法裔的婚姻观也有不同。「爱在飘雪的蒙特利尔」讲述的是叙述者与来自蒙特利尔的法裔女孩霞的爱情故事。霞与叙述者本是网友，后来霞去中国留学，他俩相见而后相知，后来一起去中国偏远地区旅行，旅行回来后，霞告诉叙述者有一种想结婚的感觉。他俩因此确定了恋爱关系后，叙述者我积极帮助霞在北京找工作，彼此一起过了一年的快乐时光后，霞签证到期，回到了蒙特利尔。之后，为了能够在一起，霞建议叙述者移民加拿大，叙述者本是杂志部的编辑，以中文为生，到了蒙特利尔他将面临着一切重新开始。可最终他还是为了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而选择了放弃国内的一切，移民加拿大蒙特利尔。到了蒙特利尔以后，为了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叙述者选择了到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学习如何做西餐。他积极地投入到新生活中去，满怀期待地畅想未来的一切，规划着今后的人生，他的所有规划中霞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他郑重地向霞求婚，霞却没有承诺，反而说她想回中国了。霞说她已经不再喜欢蒙特利尔的生活了，认为自己的未来在中国，中国已经融入她的血液，在中国她将找到生活的方向和动力。“我们对爱情的看法是那么的的不同，在一个中国男人的传统价值观中爱情的最终归宿是婚姻，而一个加拿大女人对此的解释显然不一样—很多中外婚姻失败的案例看来将在我身上重现了，然而我毫无准备。我们开始争吵，复合，更大地争吵。”²³⁾霞最终还是决定一个人回中国去。在机场时，叙述者问霞当时的感觉是结婚还是离婚时，霞没有回答。在霞看来，喜欢一个人就在一起，不一定非要结婚，同婚姻相比她更看重个人自由，而中国男人的想法显然不是这样。「我的两个女人」中也讲述了中国男人与生活在加拿大华裔的爱情故事。叙述者因妻子背叛了自己而独自去了他们曾经许下终身的云南，偶遇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女孩小鱼。小鱼可能是因为在加拿大因男朋友暴力而被打伤，男朋友坐牢了，她自己到中国来旅游散心。他俩偶然坐了一辆旅游车邻座因此而相识，之后晚上就住一个房间，但是并没有发生男女关系。在离开当地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俩也走婚了，之后就分开了。看似这是一个一夜情的故事，可是半年后，小鱼给叙述者“我”发了邮件，说要到香港出差，见了面后，小鱼问叙述者如果没有女朋友，她想继续和他走婚，因为她在香港有三个月的工作项目。叙述者虽然同意在一起三个月，甚至把自己的婚戒作为信物给了她，但是却一再表示不能给小鱼婚姻的承诺，但愿意去试试爱她。小鱼却很洒脱地说，不要想那么多，她更害怕承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

22) 枫子，「太平洋上空的叹息」，『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56。

23) 巾工淌，「爱在飘雪的蒙特利尔」，『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76。

男人同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华裔女孩不同的爱情观。可这却不表示小鱼是一个很随便的女孩子，因为她是确认对方没有女朋友才提出在一起的。就这样他俩只要有时间就会在一起，以这种方式过了八年，叙述者第一次到加拿大蒙特利尔专门来见小鱼，在机场等了小鱼很长时间之后，小鱼才来接他。他俩见面后，俨然一副依然处于热恋之中的样子。叙述者表示，如果小鱼还是一个人的话，想娶她为妻。这时，小鱼说“好呀，我想嫁给你，可是你知道我还有两个孩子，你愿意一起娶吗？”²⁴⁾小鱼说完之后，小说是以“……”作为结尾的。也就是说，叙述者听了小鱼有两个孩子的话之后，他无法立即回答小鱼，这从侧面反映了叙述者作为一名中国男人的婚姻观。从他们两个人的交往来讲，不排除这两个孩子是叙述者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小鱼从未拿孩子作为结婚的理由，对小鱼来讲，在一起就是爱，结婚不结婚并不重要，这大概是受魁北克法裔婚姻文化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者孔飞力在研究华人移民史时发现，华人移民善于利用自己的双重边缘地位作为杠杆而从中国及自己所居国获取经济利益。笔者认为，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草根写作”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边缘身份，在自己的写作中，展现了华人移民及法裔对各自文化的想象，在作品中同时展现了中国人的婚姻爱情观与法裔婚姻爱情观，既可以让当地法裔了解中国人的爱情观，也可以让生活在当地的华人新移民了解法裔的爱情观，却不对两种文化背景的爱情观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充当了一种文化对话的角色，这可以说是魁北克华人“草根写作”的一大特征。

3. 落地生根的在地意识

中国学者黄万华将美籍华人作家宗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到的美华华文文学中的“草根文群”写作归纳为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在文化身份上强调‘归根’、‘归宗’，他们甚至虽都已加入美国籍，却在文化属性上坚持‘华侨文学’的身份；二是作者长期或较长期地生活奋争在美国社会底层，他们的创作‘以劳养文’，他们的作品又较深入地反映了美国华人‘草根’层人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三是‘草根’文群的作者大多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这种现实主义并非从外部移入，而是孕成于美国华人生活的土地，因此，‘草根’文学具有很强的美华文学本土性。”²⁵⁾魁北克华文作家协会的“草根”写作在写作者身份以及创作方法上同美华华文文学中的“草根写作”有着相似性。不同的是魁北克华文作家协会的“草根”写作，有着强烈的落地生根的在地意识。这里的在地意识，指的是魁北克华人对魁北克的认同，强调在魁北克乃至在加拿大的落地生根。「

24) 高高，「我的两个女人」，『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67。

25) 黄万华，「“黄金”国度里的“草根”文学」，『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 116。

太阳雪」中的菁菁，在介绍自己的名字时说，“我这颗草要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还要长得翠绿，翠绿是草的花朵是草的精华。叫我菁菁吧，两个菁是两颗草，是草木繁茂。”²⁶⁾华裔学者史书美曾提出“反离散”，反对中国大陆把华人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批判“中国大陆中心主义”，她认为华人既然已经离开了中国在所居国生存，那么华人的写作就是所居国文学，以求实现在地化。而纵观史书美的论述，其中充斥着强烈的想被所居国主流社会所认同的心理。而菁菁的在地意识，不需要主流社会的认同，而是一种自发的、开放的心理状态。在菁菁看来，移民不过是搬了一次家而已。

落地生根意识，可能是一个移民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所必须的意识转变，可是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写作中，这种落地生根的在地意识出于对魁北克及加拿大这片土地的热爱。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可以放飞梦想的国家。小说「甄晓武的电影梦」讲述的是叙述者“我”在华人超市里工作，他想以跟自己一起在华人超市工作的伙伴们的生活为蓝本，拍一部记录华人移民生活的微电影纪录片。小说讲述他及在超市工作的伙伴们为实现这个电影梦而努力，当他把自己的作品、想法及写好的剧本拿给在中国国内当导演的朋友看时，他朋友说，“电影是艺术，不是端个摄像机对着一群人拍出来的就是电影。拍电影是反复地摆拍，是要求专业演员来表演。拍电影是各部门分工很细，专业化程度很高，花费昂贵的活。你弄个DV机就说要拍电影，就要弄电影剧本。你这不是扇从事电影中各行业艺术家的耳光吗？”²⁷⁾朋友一口否定了他的所有努力，他因此而消沉。想和他一起拍电影的超市二当家因为大哥反对他拍电影，认为是不务正业，兄弟间大打出手，最后分家，各自开了超市。此后二当家整天忙着超市的事情，却因劳累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而成了植物人。而在电影里面出演过的华人阿雄，十年来未曾回过家乡，后被查出肺癌晚期，他最后的心愿是想看看他们自己拍的电影，因为拍片那段时期是他在加拿大最快乐的时光。小说结尾有人找到叙述者“我”想一起合作拍摄华人移民题材的电影，而这成了希望，这一希望让二当家重新占了起来，同时圆了他们的电影梦。这部小说中的电影梦其实隐喻了梦想。小说作者通过叙述者而表达出了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任何的梦想，即便如拍电影这样的需要大量投资与专业知识及专业表演的东西，在中国大陆被否定掉了的，在加拿大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并且真心追求，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都有可能实现的，从而表达了对加拿大这个国家的认同。小说「葱地」讲述的是吴老太跟着儿子移民，在家闲来无事，开始去葱地拔葱。在休息时，听大家闲聊，得知自己的儿子因为做基金投资管理而让客户蒙受损失，被告到法庭。儿子连同所在的公司一起被判罚六十万加元。无论是吴老太还是他的儿子陈嘉程都没有抱怨来到加拿大。陈嘉程一直在检讨自己工作的失误，不应该靠关系做事。在加拿大做事，“一切都有规矩，一切都要按照规矩来，一切都要有记录、有证

26) 陈丽霞，「太阳雪」，『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19。

27) 舞戈，「甄晓武的电影梦」，『“普丁”的爱情』，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7，p. 234。

据。”²⁸⁾ 吴老太则拿出十年来儿子给自己的生活费以及自己在葱地拔葱赚的钱，一共十五万加元给儿子，同时鼓励他说，“咱拿出诚意来，以后好好干，一步一个脚印，从头再来。加拿大这地方，妈妈喜欢，你只要努力、肯付出，就能有收获，……咱不怪别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²⁹⁾ 这体现了作者的在地意识以及对加拿大的认同，对加拿大有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彼岸」讲述的是在加拿大边打工边学习的留学生们的故事。虽然讲述留学生艰辛留学题材的小说很多，比如台湾留学生文学，可是挥不尽的乡愁以及精神无所归属的漂泊可以说是台湾留学生文学的典型特征。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也写了一系列中国留学生的留学故事，展现的多为生活的艰辛，对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严歌苓认为是徒劳。「彼岸」讲述的固然是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艰辛的留学生活，但没有讲述留学生如何一心想着拿到身份从而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融入主流社会，反而让读者觉得他们在加拿大留学，那里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

而魁北克作家协会“草根写作”中的这种在地意识不仅仅限于华人，也讲述其他居住在蒙特利尔的移民身上也有这种在地意识，有将这种在地意识普遍化倾向。「公车沙龙」讲述的是各个国家的移民在坐公交车上班时互相打招呼聊天，从而建立了友谊。他们的聊天涉及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老师及警察为了改善自身待遇而罢工问题，接受难民问题等等，各自有各自的看法，比利时移民莫扎特最后说，“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爱好和平，我们移民都希望过快乐、幸福、安定的生活，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不是我们要考虑的。”³⁰⁾ 中国移民朵拉听了莫扎特的话之后，“莫扎特的一席话让朵拉觉得他仿佛是国人，好像不是异族。因此，更觉得他的亲切。”³¹⁾ 比利时移民的想法同中国移民的想法不谋而合，更体现出了不仅是生活在魁北克的华人，甚至是外族人，同样有着热爱加拿大的在地意识，并且将抽象的在地意识这种思维具象化，体现为为了更好地在当地生活，而不是被当地人同化得到当地法裔认同。

4. 由融入到投入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流入大国，积极展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其居民主要是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魁北克省是法裔加拿大人主要聚居区。“魁北克省是英语和法语并用的地区，光会讲英文，或光会讲法文都不好找工作。蒙特利尔的唐人街跟北美其它大城市的唐人街一样，起初是华人聚居和经商的地方，可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华人移民人数的增

28) 云涛，「葱地」，『“普丁”的爱情』，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7，p. 271。

29) 云涛，「葱地」，『“普丁”的爱情』，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7，p. 273。

30) 杨延颖，「公车沙龙」，『“普丁”的爱情』，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7，p. 254。

31) 杨延颖，「公车沙龙」，『“普丁”的爱情』，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7，p. 254。

加和华人移民结构的改变，唐人街不再是华人的聚居地。华人渐渐走出唐人街，散居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进入了接纳社会的各行各业。今天生活在蒙特利尔大区的华人，他们跟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不一样。在那两座城市里，华人人多势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难获得华语服务：购房，买车，投资，经商，看病，吃药，算账，报税，打官司，甚至坐班房，如果需要，都可以获得华语服务。吃穿用可全部依赖唐人街和新型的华人商城。在蒙特利尔，华人是少数族裔，居住比较分散，这在客观上迫使华人新移民努力学习法语。魁北克省有101语言法案，明确规定法语是魁北克省的唯一官方语言，移民的子女一定要送入法语学校读书，等等。移民必须适应接纳国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以便逐步融入主流社会。”³²⁾

融入主流社会需要适应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可是这一过程并非尽如人意，尤其是在魁北克这一区域，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居住比较分散。当他们遇到困难甚至人生困惑时，华人的写作就提供了一种借鉴，甚至起到心灵安慰的作用，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当地生活。大概出于这种原因，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所出版发行的这两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在小说创作技巧上没有深入的实验，反而像叙事文，叙述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给人提供经验借鉴作用，帮助华人解决自己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生活中去。「那些事」中新移民刘玲作为房主，同房客Jacques签好租房合同，可是租房人刚住了三个月就跑了，还明目张胆地把刘玲的家具也搬走了。刘玲出于对加拿大法制的信赖，希望能够找到公正而到租房委员会管理庭起诉。在打官司这一过程中，刘玲对加拿大法制的信赖却大打折扣，她开始质疑法庭的公正性并因此而深深苦恼。刘玲的恋人George有过打官司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公正的经历。George曾被公交车野蛮地刮过去，他有所有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可以证实明显是公交车的过错。可是因为当时他上的是单险，对方的过错才赔付。保险公司为了不付钱硬说是他的责任。拿着强有力的证据，他坚持要打官司。“我们把法规适用的条款都查得清清楚楚，把所有的证据都验证核实，包括它们的法律专业代号，我们完全无懈可击……可结果官司输了，输得完全没有道理。打官司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委屈不明不白地输了，而且不能上诉。从此我就发誓，再也不打官司。我已经不相信谁能给我公正，没有公正，只有钱，权。”³³⁾作者穆彦通过刘玲和George打官司的经历告诉读者，在加拿大法律并非就一定是公正的，不乏批判资本与权势结合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不公，甚至有冤无处诉。即便如此，既然已经移民来到了这块土地上，就要想办法适应继而投入到当地生活中去。面对生活中这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作者通过张燕说“我们应当学会处理各种纠纷的技巧，

32) 张裕禾，「魁北克人心中的华人形象：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虚构」，『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p. 225-226。

33) 穆彦，「那些事」，『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155。

不能单纯地依赖法庭的公道。人世间的公道是相对的，不能过分地追求。不能对法庭有太高的期望值，不然就会失望，重要的还是凡事要看开。什么叫法制，法制的背后还是人制，是人制定的法律，更需要由人来执行，比如法官，他是人，不是神。George有比较极端的经历，可你想，法律是不是给了咱们最基本的依靠……虽然我们不容易，但我们不是一直赢官司吗？这其实就是公道，就需要感谢法制。”³⁴⁾凡事都有两面性，法律也如此，如果一味地只盯着负面及不足的地方看，就会陷入一个怪圈，无法从里面挣脱出来。可是如果能够运用理性思维，既看到负面的，也能看到正面的，就会从中得到力量，从而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认为人类的暴力逐渐减少，我们可以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这同法律及国家的效力是分不开的。张燕的这段话看似在安慰刘玲，帮助她找回快乐，实际上是以小说为媒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生存的智慧，以便更好地在当地生活。对于写作者而言，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精神提升，可以以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正如作家陆蔚青所说，“文学是不平则鸣，发乎情的人类情感活动，我并不高估写作的社会意义，我更看重写作对写作者自身的治愈、倾诉、完成的作用。很多作者在写作中逐渐完善了自我，这是个体精神的提升。”³⁵⁾

一般来讲，融入主流社会含有一种被同化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移民者不得不被迫接受主流的文化，希冀被主流社会所接纳所认同的成分比较多一些。可是从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成员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积极投入到当地生活的状态。「那些事」中结尾对自己所遭遇的事情的正向思维的理解，不是被主流认同，而是为了更智慧地生活在当地，这本身就超越了建立在被同化基础上的融入，而是投入到当地生活中去，而倾听了解当地法裔居民的人生故事，理解他们的人生态度更是积极投入当地生活的表现。陆蔚青的「纽曼街往事」讲述的是华人刘祥在魁北克开便利店而结识了几位经常到店里来买酒的法裔魁北克居民。他们几乎都是靠政府救济金过日子，而且大部分钱都花在买酒上，整天游手好闲，为花了谁的钱买酒而计较。起初刘祥很不认同他们的做法，可是慢慢地，他的思想改变了。

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刘祥反思说，刚开始时他真的不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蔑视他们。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移民，他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英语不好，法语要从头学起，然而他努力工作，即使每周7天，每天工作15个小时。但他们有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有这里的教育背景，从小在这里长大，却领救济金过活。换言之，刘祥每天辛苦地工作，上税，税收却发给了酒鬼居的人，供他们喝酒。从什么时候开始，刘祥同情他们了呢？刘祥不知道。这个转变是缓慢的，是某些细小的感触，要想明白，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也许很长时间刘祥也想不明白。³⁶⁾

34) 穆彦，「那些事」，『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p. 158。

35) 赵庆庆，「写作是一种飞行——魁北克作家陆蔚青访谈」，『名作欣赏』，2020年第8期，p. 91。

来刘祥店里买酒的酒鬼居的人，他们都曾有风光的日子，可是生活中的很多打击，让他们慢慢失去了人生信念，开始过上了得过且过的日子。即便是主流社会的成员，可是他们中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士，上层社会成员发生身份下向变动，而变成底层社会成员，他们同华人一起都是加拿大魁北克的社会组成成员。对法裔底层成员的悲悯情怀体现了华人对魁北克及加拿大的认同，同时也包含着华人对自身的认同。

魁北克华人作为生活在加拿大的少数族裔，拥有少数话语权。“所谓少数话语，我们意指一种联系在征服和反抗主流文化过程中不同少数文化的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理论表达。这个定义建立在这样一种原理之上，即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异及特殊性，但少数族群却享有被主流文化支配和排斥的共同命运。”³⁷⁾知识精英可能把少数话语作为一种批评对抗主流文化的方法，强调其政治功能。而从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写作中，很少能够看到对主流社会及文化的抗争，反而关心生活在魁北克底层的法裔居民的生活，展现了华人与当地人的和谐相处，倾听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生活，不是被同化的融入，而是积极投入到所居国生活中去。

5. 魁北克华人“草根”写作的意义

社会学者周敏对生活在美国唐人街华人新移民生活做过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英语不好，有的甚至不会英语，要想在美国主流社会找一份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唐人街就成了他们落脚扎根的地方，有很多人在位于唐人街的华人运营的服装工厂工作。他们拿着远远低于美国政府规定的时薪，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觉得这不公平，反而很感谢能够有这样一份工作，可以增加自己家庭的经济收入。他们没有认同上的焦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自己能够住上大房子，孩子能够上常春藤大学。这说明，基层的华人移民即“草根”阶层更关心自己在所居国的生活如何。中西文化固然有差异，也会出现因文化差异而显现出的冲突，就华人华文文学所反映的华人移民生活来说，知识精英的写作更多地展现了因中西文化冲突而引起的华人认同上的焦虑，从某种层面来说，诉说的是知识精英的心声及精神困境，而非一般的“草根”移民阶层对生活的态度。

一般来讲，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认同焦虑就会越强。而北美华人知识精英阶层的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多一些，即便讲述的是草根阶层的华人故事，难免也会涉及到认同的问题。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认为一个人移民了，就必然会有认同焦虑。而就北美华人华文文学而言，认同焦虑似乎就一直是一个脱不开的话题，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留

36) 陆蔚青，「纽曼街往事」，『“普丁”的爱情』，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7，p. 122。

37)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 210。

学生文学”如此，漂泊与精神上的无所归属占了很大的成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很多人怀揣着美国梦离开中国到了美国，可是由于文化差异及巨大的经济差距，融入主流与被主流认同成了被叙述的主题。无论是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中国大陆新移民文学，他们的创作主体大多是知识精英，华人“草根阶层”很少有办法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所以我们看到的华人华文文学多是知识精英的创作，即便是描写草根阶层生活的，其创作主体也大多是精英阶层。问题是，精英阶层可以为草根阶层发声吗？华人文学的写作就离不开认同焦虑吗？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成员的“草根写作”让我们看到了华人华文文学的另外一面。

从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成员的“草根”写作中可以看到，他们更加关注生活在魁北克的华人新移民当下的生活。作为生活在加拿大魁北克的少数族裔，他们以华文构建了一个统一意识，紧紧与他们的生活相联结，形成了在地华人想象共同体，甚至通过写作来实现灵魂上的沟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成了他们的日记，记录了自己对移民生活的思考。对于他们来讲，加拿大是一个可以放飞梦想的地方，他们有着强烈的在地意识，这让他们不是被动的被同化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去，而是以一种乐观心态，积极投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去，对加拿大有着强烈的认同与归属感。因为没有认同焦虑，对中国文化及魁北克法裔文化不做是非的价值判断，反而能够将中国文化及魁北克的法裔文化通过文学这一场域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可以更好地看到双方文化的异同，便于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以实现文化交流。虽然小说在艺术层面上有很多需要导入、学习、突破的地方，可是就其“草根写作”意义而言丰富了华人华文文学所呈现的文化样相，因此很有意义。

【参考文献】

<作品>

- 郑南川主编，『太阳雪』，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出版发行，2014。
郑南川主编，『“普丁”的爱情』，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出版发行，2017。
郑南川，『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台北市釀出版，2017。
沙石，『玻璃房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单行本>

- 博斯韦尔，符延军译，『加拿大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黄万华主编，『美国华文文学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
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孔飞力, 李明欢译, 『他者中的华人: 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 雷·诺博格, 『德勒兹论文学』, 麦田出版, 2006。
- 斯蒂芬·平克, 安雯译,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中信出版社, 2015。
- 汤 俏, 『北美新移民文学30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威尔·金里卡, 邓红风译, 『少数的权利: 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赵稀方, 『后殖民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赵 林, 『从哲学思辨到文化比较』, 人民出版社, 2014。
- 周 敏, 『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 商务印书馆, 1995。
- 周 敏, 『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陈浩泉主编, 『枫华文集—加华作家作品选』,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 1999。
- 陈涵平, 『北美新华文文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 史书美, 『反离散』, 联经出版公司, 2017。

<论文>

- 김혜준, 「북미 화인화문문학 나타난 초국적 화인 가정과 그 의의」, 『中国现代文学』, 第92号, 2020。
- 김다슬, 「북미 화인화문작가 黄运基의 장편소설 『奔流』에 나타난 하층 화인의 삶」, 부산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 중국어교육학전공 석사논문, 2021。
- 毕文秀, 「从后移民看华文书写——以北美地区华人学者史书美与华人作家严歌苓、张翎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 第85号, 2018。
- _____, 「突破华人华文文学写作的局限——以华人作家张翎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 第81号, 2017。
- _____, 「心灵创伤与灵魂治疗——解读华人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唐山大地震』」, 『中国现代文学』, 第86号, 2018。
- _____, 「陈河的战事叙事小说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 第88号, 2019。
- _____, 「在双重反思中批判、解构与重建——解读华人作家李彦的『红浮萍』」, 『中国学』, 第68辑, 2019。
- 黄万华, 「“黄金”国度里的“草根”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0。
- 廖令鹏, 「“草根文学评论”的类型和走向」, 『中国文艺评论』, 2018。
- 李云川, 「从加拿大华文文学看华裔移民文化」,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09。
- 刘小新, 「草根意识与历史叙事—以旧金山华人作家群为中心」,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 林 楠, 「加拿大华文文学概览」, 『华文文学』, 2006。
- 廖令鹏, 「“草根文学评论”的类型和走向」, 『中国文艺评论』, 2018。
- 邱 瑾, 「从“草根”的悲欢歌哭到华人的悲欢歌哭—论刘荒田散文创作」,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孙 博, 「多伦多华文文学扫描」, 『华文文学』, 2006。
- 熊金星, 「多重视角下草根文学低俗化研究」,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第39卷第9期, 2018。
- 赵庆庆, 「写作是一种飞行——魁北克作家陆蔚青访谈」, 『名作欣赏』, 2020。
- 赵庆庆, 「论魁北克华人文学及其地域特征」, 『华文文学』, 2017。
- 郑南川、陈涵平, 「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散论」,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15。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풀뿌리 문학, 풀뿌리 창작, 현지의식, 타자상상, 주류에 녹아들다,				
	영문	Grassroots literature, Grassroots writing, Local awareness,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Integra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p>The “Grassroots” Writing of Chinese in Quebec : Take <i>Sun Snow</i> and <i>Putin’s love</i> as Research Objects</p> <p style="text-align: right;">Pil Moon-Su</p> <p>“Grassroots literature” is different from “elite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The main bodies of elite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re intellectual elites or professional writers, while “grassroot literature” mainly refers to the works created by amateur writers out of hobbies. In addition to this meaning, the “grassroots” writing of Chinese in Quebec also emphasizes the process of reflecting things, expressing thoughts and feelings, convey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nd realizing communication through description. The collection of works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is a collection of novels published by the Quebec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in Quebec.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ntended readers of these two works are Chinese living in Canada. There are imaginations of each other in the works, and they have a strong local presence. Therefore, their attitude towards life is assimilated and actively involved in local life. This kind of local awareness is not to get the mainstream society’s identification with oneself, but to love Canada from the heart.</p>						
저 자	필문수 / 毕文秀 / Pil Moon-Su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1.11.20.	심 사 일	2021.11.26.	게재확정일	2021.12.18.